

蘇、毛能否免於一戰

周力行

半年以來，對毛蘇戰爭危機，報導甚多。但就共黨或軍事理論言，並無非打不可的理由；從歷史與內外環境言，尚非最有利之時機；目前的緊張情勢，仍屬部署階段和達成疆界談判之手法。除非估計錯誤，不顧後果，雙方均須等待。尤須明辨毛蘇之和無補於世界和平，毛蘇之戰更有害於世界和平。唯有我中華民國速回大陸，親仁善鄰，為亞洲之安定力，才是全面的永久和平之保障。

半年以來，俄毛間的緊張情勢，毛共害怕的叫喊，以及戰爭無可避免甚或一觸即發之報導，時有所聞。例如：去年六月十五日偽黑龍江電台播出匪徒孫玉國（珍寶島「戰鬥英雄」之一）的文章說：「當前，新的世界大戰的危機依然存在，我們必須積極做好民兵工作……堅決把一切敢於來犯之敵埋葬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論者即謂匪此一涉及三年以前珍寶島事件的廣播，正說明與蘇俄劍拔弩張的局面絲毫沒有緩和，而有和蘇俄進行一場「人民戰爭」的準備。

去年九月十五日，一項外電報導中共內蒙區的外事主管人員余某答覆外國記者說：今年上半年，俄軍與火箭部隊，曾不斷在蒙邊一帶舉行聯合演習，他認為火箭單位，並非用於防衛。在同一消息中，中共軍也在內蒙地帶作備戰演習，並建築大型空軍基地。論者亦謂毛俄間的戰爭危機，並未因邊界談判而告和緩，倘使一旦觸發衝突，將構成燎原大戰。

這些立論的根據，是在此以前美國有一項消息，表示俄方從一九七〇年起，每年增兵十四萬人，佈置在中俄邊境者已達百萬人以上，並建有飛彈基地多處，無論兵員、火力都超過對北約的俄方實力。同時俄方艦隊也不時出沒東海與中國海。同年八月廿三日，有俄方轟炸機自海參威西飛，到上海附近始行折回。另據莫斯科消息，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下旬，新疆邊境曾發生珍寶島事件以後首次的新衝突。更可反映邊疆談判的僵局，而為走向戰爭邊緣的信號。今年元旦，毛共再次以「深挖坑、廣積糧」為其全黨全軍

努力的目標。二月十八日，蘇俄乘季辛吉五次訪平之前夕，發射橫越其亞洲領土之洲際火箭。將美、日聯毛制俄，蘇共以先下手為強聯繫起來設想，遂認為蘇俄業已部署完成，足以穩操勝算的核攻計劃，只剩下選擇「D日」的時機了。（見中國時報二月廿日社論）

拙見則以為蘇俄有打的力量、意念和準備，但就共黨理論和軍事理論言，並無非打不可的理由，從歷史與內外環境言，目前亦非最有利之時機，此日的緊張情勢，仍屬部署程序與達成疆界擴張之手段，除非估計錯誤，不顧後果，所謂D日，尚須等待。吾人特須研討者，蘇毛之和無補於世界和平，蘇毛之戰，更有害於世界和平。唯有我中華民國迅速返回大陸，親仁善鄰，作亞洲之安定力，才是世界永久和平之保障。試簡述之。

毛蘇有一戰之可能性

毛共攫奪政權後，為感謝蘇俄一手培植之恩而一面倒，以致失去美蘇均勢，英美遂用「黃禍」離間其分裂。此計成功，毛蘇即發生理論鬥爭，毛共主張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直接路線，蘇共主張表面和平共處內在滲透顛覆的間接路線，毛共在其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裏，正式給予蘇共以「現代修正主義」的頭銜，這是內部矛盾的時期。該公報聲明：「全會認為要反對帝國主義，就必須反對修正主義……我們一定要同全世界一切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道，把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也就是毛共由一面倒變為反帝反修兩面反的時期。在此可以看出毛共被拋棄時之處境是左右為難的，因為它一面倒固然破壞均勢，一面反也是破壞均勢，所以它武裝中立而兩面反，在夾縫中求生存，謀成長。

迨一九六八年八月廿日，蘇俄佔捷克後，毛共即將「現代蘇修」進級為「社會帝國主義」，同月卅日，匪人民日報以「什麼是社會帝國主義」為題解釋道：社會帝國主義，就是打着社會主義旗號而幹帝國主義的勾當。

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俄軍進攻珍寶島後，匪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又以「打倒新沙皇」為題，對蘇俄加了「新沙皇」的封號。這是由內部矛盾升級到敵對矛盾的時期。

敵對矛盾，最後必須訴諸革命或戰爭，死匪林彪在偽「九大」報告中乃斷言：「當代的世界上存在着四種矛盾……社會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的發展，必然引起革命。我們要作好準備，準備打常規戰爭或核子大戰」。但這還是兩面反的時期。

毛共反美之目的，原在求蘇俄不必打它。及至尼克森主義出現，美國已放棄圍堵政策，用談判代替對抗，毛共深知反美不能博得蘇俄之同情，徒然造成本身之孤立，何況蘇聯亦願與美談判，遂由兩面反變為一面反。

蘇美接近，旨在求西方幫助解決「黃禍」，但解決「黃禍」後，蘇俄將成唯一超強，故美國僅與蘇俄談判限制戰略武器、太空合作，及債務、貿易、歐洲和平、越戰停火、中東弭戰等問題，反而將蘇俄之軍事行動，隨時通知毛共。蘇俄既後悔上「黃禍」挑撥之當，又怕美、毛、日聯合相向，乘毛共核子武力尚在乳牙時期先動手撲滅，自是可以揣測的心理。

就一九六九年十月開始的毛蘇邊疆談判而言，帝俄時代所佔我國一百五十萬方英里的領土，毛共並不要求收回，而承認依十九世紀以來的不平等條約為談判基礎，只要在目前有歧見的約兩萬方公里地區中調整一千方公里至七、七〇二方英里的地區，（今年一月倫敦報說是一千方公里，另一說為蘇俄外交官員所透露）莫斯科却否認邊界的任何部分有合法的歧見存在。毛共要求雙方均採取措施維持現狀，防止武裝衝突，並撤離爭執地帶，使談判不在任何武裝威脅下進行，蘇俄則拒絕撤離爭執地帶。照蘇俄之說，既無歧見，何必談判？則所謂談判，無非要毛共承認蘇俄佔去土地之事實。毛共怕在威脅下談判，蘇俄反而大舉增兵，以進一步的軍事行動，壓迫毛共就範，當然不無可能。

就雙方武力而言：蘇俄現有洲際飛彈一、五〇〇枚，中程飛彈七百枚，潛艇飛彈五八〇枚，核子飛彈潛艇六〇艘，攻擊和巡邏的飛彈潛艇三百艘，戰略轟炸機一四〇架；戰鬥機一萬一千六百架，核子彈頭二、五〇〇枚，洲際飛彈地下發射場新建九十處，（今年二月廿一日英國政府公佈）陸軍兩百萬人，編成一百四十個師，皆配有三百哩射程的飛彈單位，防空部隊有全

蘇、毛能否免於一戰

國性的龐大防空系統，其中包括地對空飛彈、攔截戰鬥機和早期警備單位，除了防空是戰術的攻擊性編裝外，其餘都是戰略的攻擊編裝。毛共的空軍，僅有米格十九和伊留申廿八等活寒機兩千五百架，相當於蘇俄的三流貨色，據去年年底美國情報消息，毛共才有極少數的中程彈道飛彈（射程一千五百到二千哩，可射達莫斯科），和可攜核彈的TU十六型轟炸機及F九型戰鬥轟炸機，對俄的核子嚇阻力有相當進展。毛共雖有陸軍兩百五十萬人，編成一百五十五個師，但步兵師內無建制砲兵團，砲兵師和步兵師之數量不成比例，其裝甲師僅有四個，在火力機動力與空軍支援方面，均非俄軍敵手（倫敦世界戰略研究所研判資料）。簡言之，毛共絕無發動戰爭之能力，只是在以深挖洞防空，以勒緊肚帶、不要褲子來發展核子的嚇阻力，蘇俄以絕對優勢武力，越早動手，勝算越大。

在形勢方面，匈牙利早已消化，捷克業已吞下，東西德亦已妥協，北約與華沙公約不致變質，印度孟加拉可發生牽制毛共作用，新興之蘇俄強大海軍在印度洋獲得基地後，對馬海峽之慘史不會重演，與美、日之關係大致可謂平分秋色，軍事部署上居於主動地位。這些都是蘇俄可以動手，以絕後患之憑藉。

但毛俄間從「非對抗性矛盾」，發展為「對抗性矛盾」，照唯物辯證法來看，是一種「飛躍」，列寧說過：「有些飛躍能迅速發展，有些飛躍則需要細緻的工作，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毛匪從「一面倒」「飛躍」為「一面反」，就經過了廿一年，今後要「飛躍」為戰爭，是否需要更細緻的工作？誠屬疑問。

毛蘇無一戰之必然性

共產主義者只是要侵略不要戰爭的。克勞塞維茨說：「侵略者常抱不戰而屈的『和平主義』，目的只在略取土地、物質而不在戰鬥，戰爭遇『抵抗』而始起，防禦者之目的，纔是戰鬥」。克氏是侵略哲學的始作俑者，此地勿容深論，妙在列寧據此而訂下「進兩步退一步」之戰略，即進兩步敵要「抵抗」時，馬上退一步，而喊和平共存，俟抵抗之念寢息，再進兩步。自由世界不明此理，所以「圍堵」、「有限戰爭」在韓戰、越戰中已成廢物。毛澤東又依列寧之策，發明了「敵進我退、敵退我追、敵停我撓、敵疲我攻」

的實施辦法，並以進兩步退一步作爲「秧歌舞」的步調，經過祖孫三代的「一以貫之」，侵略者的「和平主義」才得到「正解」。那末，蘇俄能否斷定毛共不會「抵抗」？而不「敵退我追」呢？

戰爭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孫子又說：「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蔣總統也說：「……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試問毛共今天足以威脅蘇俄之存在，而是它犧牲的最後關頭嗎？雖然蘇俄勝券在手，主動在握，無人敢斷言其「操刀不割」，但就因其主動在手，有選擇時機之自由，如可「不戰而屈」以求「全利」「全勝」，則不必發「不危而戰」之瘋。

從歷史上看，蘇俄只打兩種形態的戰爭，其一爲一口吞下，對匈牙利、捷克之戰屬之，其二爲蠶食，自西元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條約至一九四六年併吞我唐努烏梁海爲止的廿二次侵華戰爭，都是有得無失的蠶食戰爭。對拿破崙、希特勒這種強敵，則不打無把握的仗，而採取國內退軍。僅僅在日俄戰爭中用了波羅的海艦隊先攻，結果全軍覆沒，也就是「不危而戰」的教訓。二次大戰期中，始終不敢兩面作戰，一面希望我國抗日，一面與日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迨日本奄奄一息，才毅然向其宣戰。今之毛共，與匈、捷及清廷多少有些不同，蘇俄蠶食之念可能未斷，一口吞下之把握則不必定有。

當然，蘇俄可以突襲毛共之核子設備，扶植若干傀儡政權後，退居幕後，既不刺激其他強權，又可嗾使中華民族自相殘殺。正如英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一九六九年所說：亞洲的均勢，應從分解中國着手。此說包括了「新疆中國」、「西藏中國」、「滿洲中國」，甚至「台灣中國」，誠荒謬而無知，英國以擅長離析敵人的根本而起家，今已沒落，對本非敵人之中華民族，猶挑起昔日列強在中國瓜分勢力範圍之舊恨，殊無意義。須知毛酋之剷除劉少奇，無非因他走國際派路線，殺林彪也因地親蘇；其餘西藏的領袖已流亡海外或來台，僧徒已被勞改，並至少移去五百萬漢人；西北、東北以「生產建設兵團」在屯墾，蘇俄誘去的邊區同胞多是難民，無組織基礎，無號召聲望；蘇俄留置的王明是造反三年不能成功的秀才，賀龍的性格，亦非做吳三桂溥儀的材料；其他文武匪幹，經過無數次清算，更無「小組織」的可能。俄共如欲一次突襲之後，就可樹立若干傀儡政權，拔出泥腳，不知有無此一自信。反之，毛共歷年內部不穩，事實上也從未穩過，它都是藉反帝反修、

援韓、援越以及攻印作刺激劑。蘇俄果真發動襲擊，毛匪之假民族主義得以出售，亦有可能。

蘇俄可否先得美國默契再動手呢？以政治的多極維持軍事的兩極，是美國的基本政策，蘇俄如與毛共作全面性的決戰，固然破壞均勢，構成兩極的直接衝突，即使打上述有限戰爭，蘇俄也是捷足先登，美國無利可得，得亦不足償其後果之失，因此美國不致袖手旁觀。日本將採取何種態度呢？它有美國核子傘罩蓋，安全無虞，它與毛共勾結，一在貿易、資源，一在要挾蘇俄交還失土，蘇俄還地，則毛俄俱重，否則，干涉邊遠與二次大戰末期之催命針，將不會忘。且毛共之科學工業，不足爲日本之敵，而毛共之陸軍正與核子傘相得益彰，俄共擁有中國大陸，日本雖有核子傘亦無能爲力，故自中曾根康弘訪匪以後，日毛軍事勾結之說，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研析至此，可得一概念，蘇俄除非估計毛共不致「抵抗」，國際必然觀望，不顧其他後果，則還需要「長時期的細緻工作」。否則，它的前途有限，而舉世的禍患無窮，蓋可斷言。因毛共雖無動手之力，却有拖住之功，曠日持久，我中華民族當萬劫不復，惹起核子大戰後，半數人類的毀滅，或不可免。

世界安危之關鍵

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立場是相同的，赤化世界埋葬資本主義之目的是不變的。果如蘇俄否認邊界任何部分有合法性的歧見存在，一千方公里與一百五十萬方英里之比，不是非訴諸戰爭不可之問題，則毛蘇談判的內容，還是一個悶葫蘆，吾人不能不加以存疑。

列寧說過：共產黨人不僅要善於前進，還要善於後退。在蘇毛均怕對方與美國過分親密之猜疑下，難保它們不互相退讓而再和好。對此吾人又不能不加以密切注視。

俄毛之戰與世人無益，不必贅言，俄毛之和與世人有害，更爲衆所熟知。所以世界和平之道，須撇開近視的現實利益，平心靜氣從遠處着眼，才能求得。

以我中華民族而言，是代表中華民族唯一的合法政權，大陸疆域乃我國

第二、中東政策：美國大量援助以色列和日益仰賴阿拉伯國家的石油，形成一個尖銳的矛盾。儘管目前阿拉伯國家繼續供應美國，可是，如果中東問題不能早日解決，以石油變成阿拉伯國家的「政治戰工具」是不足為奇的。何況阿拉伯的進步派國家，如埃及及利比亞等早已提出以「石油作為對美國支援以色列的報復手段」。

第三、金融問題：在沒有足夠的石油代替品之前，美國對中東石油之依賴將與日俱增，一大筆的外匯必須支付阿拉伯國家，這些外匯在阿拉伯國家動用不多，大部份都積存在歐洲各國的銀行。美國經濟專家憂慮，如果這些財富累積到極大數字，而被有計劃的利用，則可能造成的國際貨幣危機，將比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三年美元貶值的危機還要嚴重。

第四、國際防務問題：必須支付昂貴的石油費用，也足以削弱美國在國外，特別是在歐洲駐軍的意願和能力。如果美國認為國際情勢已經緩和，而其經濟能力又不容長期駐軍海外，則撤回其駐外部隊之可能性大增。防務問題的另一方面是海軍要求增強軍力，以應付運油航線之安全。美國海軍方面估計，要應付一九八〇年代的石油進口量，美國需要每艘一萬七千噸以上之油輪一千艘以上參加運油任務，其油輪之安全需要海軍護航，所以海軍力量必須加強。（註十六）

第五、盟邦關係：美國在世界上兩個主要盟邦——西歐和日本，它們本身沒有石油生產，亦沒有足夠的石油儲藏量，它們對中東石油之依賴性遠過於美國，西歐百分之八十以上，日本百分之九十以上石油仰給於中東。

第六、美、俄、毛三角關係：美俄在中東對立的危機並未消弭。蘇俄與埃及關係，雖因蘇俄二萬名顧問被埃及驅逐出境，但埃及海軍基地仍供給蘇俄艦隊使用，且兩國的重要官員不斷地相互訪問，仍然保持着某種程度友好合作條約的關係。蘇俄與敘利亞關係，可能駕乎埃及之上，因為蘇俄正在援助敘利亞興建勃發拉底河大壩中，並供應大量新武器，其中包括米格廿一型噴射機及沙姆地對空飛彈等。蘇俄與伊拉克關係，兩國曾締訂長期友好合作條約，蘇俄支持伊拉克的國有化行動，並取代西方石油公司的地位，蘇俄更以伊拉克巴士拉港作為波斯灣的基地，以對抗美國在此地區的勢力。中共亦伺機插足中東，最近曾經引誘埃及及金字塔報總編輯海克爾前往大陸訪問，現在又邀請埃及外交部長扎雅特（Zayyat）抵達大陸訪問，中共的目的，不外想在

未來解決中東問題上爭奪發言權，將使美俄在三角關係中的處境更為艱苦。基於上述理由，尼克森可能已示意以色列作最大讓步，以打破中東和平的僵局。現在在歐洲訪問的以色列外長伊班表示，促請歐洲各國政府運用它們的影響力，支持中東和平談判，並表示以色列準備作「實質讓步」。（註十七）這顯示以色列可能受到華府「某種程度」壓力的跡象。

註一、參閱十一卷九期問題與研究拙作。註二、The TIMES, London, Mar. 1, 1973 (Lord Caradon's Report from Both Sides of the Jordan)。註三、The Arab World Weekly, Beirut, Feb. 17, 1973。註四、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Jan. 15, 1973 (P.38)。註五、The TIMES, London, Mar. 1, 1973, Lord Caradon's Report。註六、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Jan. 15, 1973。註七、Eilat, Israel, Mar. 15, 1973 (AP)。註八、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Mar. 5, 1973 (P.33)。註九、Washington, Nov. 28, 1972 (UPI)。註十、Current History, Jan. 1973 (P.4)。註十一、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Jan. 15, 1973。註十二、TIME, Feb. 19, 1973。註十三、Beirut, Feb. 17, 1973。註十四、十六、參閱聯合報三月七日專欄：「中東石油及美國外交動向」。註十七、Vienna, Mar. 14, 1973 (Reuter)。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八日脫稿

——上接第54頁——
之領土，不容毛匪割據，豈容外人侵佔？黃帝子孫乃我全民族之同胞，不許毛賊奴役，豈讓外人殺害？我們保持領土主權完整之國策，與並世各國並無二致。

我政府播遷台灣雖已廿四年，但遲早必收復大陸，因我們反共之目的，內在救民不受奴役，外在親仁善鄰消除大戰，自古有正確主義，有堅強組織、有嚴密計劃之革命戰爭，無不勝之例證，推翻數千年的帝制，戰勝絕對優勢之軍國主義，並非奇跡而是理有固然。此種信心，當非一般人所能了解。我們收復大陸，絕不利用外力，不僅在空間時間上未必利用得上，且革命戰爭，一牽涉到國際介入，就是民族自殺。

至於我們反共之立場，不過為確保三民主義之實行，與民主自由之貫徹，我們回到大陸後，並無任何不能和平共存之敵人，亞洲安定，觀者均勢即無虞破壞，世界永久和平，乃可確保。（六十二年二月廿三日）